



陌上花开
第一季
08

陌上 相思烬

汀兰若◎著
TINGLANRUO WORKS

——深沉可爱山寨女找寻 / 最海枯石烂的相守誓约



最戏谑的招数
招惹出最痛心
的爱情

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
很多东西未曾体会
我还有一个男人未曾去爱
……那个男人曾经对我说
他会疼我宠我一生一世
他说他会很温柔很温柔地照顾我一
我很想知道他会对我有多好
有没有骗我……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花火众编辑扭打抢夺的最萌最虐【循爱札记】
进书院? 装病? 强拐? 救美? 色诱? 天然呆?

陌上 相思烬

汀兰若◎著
DINGLANRUO WORKS



深沉可爱山寨女找寻 / 最海枯石烂的相守誓约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© 汀兰若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陌上相思烬 / 汀兰若著. — 沈阳 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313-4017-1

I. ①陌… II. ①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9317 号

陌上相思烬

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张 斌
装帧设计 粉粉猫
插画绘制 拾 夏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周丽萍 龙 洁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字 数 325 千字
印 张 19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393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017-1

定价: 21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

陌上 相思烬

汀兰若◎著
DINGLANRUO'S WORKS

据说可爱山寨女侠号/碧海枯石的袖中簪的



目录 CONTENTS

楔子	001
第一卷 · 当时年纪小	007
第一章 · 少年游	009
第二章 · 三人行	021
第三章 · 进侯府	035
第四章 · 再相见	047
第五章 · 夜色浓	057
第六章 · 思如慕	065
第七章 · 若相惜	079
第八章 · 誓死谏	091
第九章 · 梦断夜	105



第二卷 · 似水流年过

119

第一章 · 招安使

121

第二章 · 讨伐军

137

第三章 · 旧相识

151

第四章 · 休夫夜

165

第五章 · 旧事提

179

第六章 · 跳悬崖

191

第七章 · 朦胧夜

203

第八章 · 四王乱

217

第三卷 · 沧海变桑田

231

第一章 · 摄政王

233

第二章 · 进皇宫

247

第三章 · 纳贤妃

261

第四章 · 入洞房

279

尾声 · 谈笑一生

291

后记

295





楔子

这三年半以来，我但凡
遇到衣着光鲜的女子，总会
想，若是子宁兄这身装扮，
又是何等的美貌。

——秦延之



我爷爷是山贼，我爹爹也是山贼，到了我这一脉，连续四个压寨夫人生的皆是女儿，于是娘亲哭着将我的长发高高绾起，扎了个男儿的发髻，轻泣道：“可惜了这份好相貌……”

彼时我还分不清女子与男儿的区别，只当是同师弟杨离无甚差异，每日一同吃饭，一同练剑，倒衬得他比我还腼腆几分。

相传落云山寨的前寨主云郁野最疼爱的儿子便是我——云夕，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这句话无一正确。一来，我并非儿子，幸而杨离一直坚持不懈地称我为师姐，令我多少保持几分清醒，否则后果当真是难以预测……

二来，“最疼爱”这三个字我真真是受不起，老爷子年前携同几位夫人云游西去，而我也理所当然地承受了家族的使命——做一个山贼。

换句话而言，现在落云山寨的寨主便是在下云夕。

古往今来，山寨抢亲皆抢良家女子，可自从我接管寨内事务后，世道好似一夕之间转变，几位叔叔伯伯聚头商议，决计为我找寻一门好亲事。于是，数月下来，但凡有些姿色的男子皆不敢路过落云山，生恐被落云山寨好男风的寨主所掳劫。

这件事情说起来，每每令我不胜欷歔。

然而洞房内饱览各色美男，始觉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再回想起在山下游历的一年，竟如隔世。只是偶尔碰上几个气质殊雅的男子，我仍会唤错名字，不过那些人，那些事，淡了远了，如同春季里初融的溪水，哗啦啦地流淌过心间，凉一下，麻一下，终是过去了……

对于那些被掳劫来的男子，我甚是同情，对于他们的种种反抗，我也甚是理解。然，人得洞房后，多少有了些情分；再者我实则女儿身，虽非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之姿，可大红喜装一着，自认光艳赛过门口的灯笼。

所以，第一个人得洞房的男人被我的光芒吓得梨花带雨，我安慰了半晌，他反倒哭得更凶，最后闷哼一声晕厥过去，嘴里喃喃念叨一个名字：“月儿妹子，月儿妹子……”我将耳朵贴过去听了半天，方才意识到，这位兄台原来是个痴情的种子。

我思量半晌，轻唤了几声“师弟”，将他送下山去。

我的师弟一直都是个很听话的孩子，我犹记得那晚他背着这位痴情决绝的兄台没入夜色时，回头露齿一笑，璀璨如同星光：“师姐，夜里凉，你快些回去睡吧。”

那晚，我睡得甚好，新婚的洞房，新置办的被褥，柔和温暖好似睡在了云朵上。

第二日，我只说新郎触柱死了，埋到了后山，众叔叔伯伯又以看白痴的眼光看了我半炷香，最终哄然散去，不再理会此事。

未承想，旧人尸骨未寒，新人又被捆入洞房，这次是个江湖中的少侠，相传刚刚离家便被三叔掳劫而来。

我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开门第一句话便问：“请问兄台可有心上人？”

那仪表堂堂的青年怔怔看了我半晌，摇了摇头，我方才舒了口气，他却又点了点头，眼神迥异道：“敢问姑娘芳名？若我宋非晗有朝一日出了这落云山，定会救姑娘于水火。”

我顿觉此位仁兄的话深入肺腑，我是个姑娘家啊，怎么能在这山寨做山贼，真真是水深火热，我一把抄过他的手握住，“在下……呃……”思量一番，我垂首，柔声道，“小女子闺名云夕……”

那宋非晗的脸色瞬间怪异，他又定定地瞧了我半晌，犹疑道：“云，云蒸霞蔚的云？夕，疏枝横夕烟的夕？”

我细细咀嚼一番，点头答曰：“云，云朵的云，夕，夕阳的夕，应该没错。”

紧接着宋非晗便咬了舌头。

杨离赶来帮他处理伤口时已经血肉模糊，原来这次竟遇上了一个贞洁烈男，幸而下口还不够狠辣，伤不致命。

我再次看着师弟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时，忍不住挥了挥手，而后一头扎进新置办的被褥中一觉睡到天明。

洞房里接二连三消失新郎，叔叔伯伯们见怪不怪，依旧吵吵嚷嚷着过日子。

而后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……当我早就记不清是第几个的时候，杨离已经学会了主动代替我入洞房，将各色美男由后山放生后，再让我进去睡个安生觉。



按理说，近半年来得知我女儿身的男子不在少数，可山下依然盛传落云山寨的云夕寨主为断袖，更有甚者说我是喜好着女装的男子，非男非女，忽男忽女，亦男亦女。

世人皆好讹传，而叔叔伯伯们好似对于我的婚事乐此不疲，我稍加反驳，大伯便叉着腰吹胡子瞪眼：“夕丫头，过了年你便二十了，二十岁的老姑娘了！到底是哪家的男子让你迷了心窍？！”

我掐指一算，顿觉惊悚，转头对杨离说道：“师弟，明年你便也二十了，不若让大伯二伯先为你抢个压寨夫人回来？”

杨离看了看我，没说话，大伯却以无限怜悯的眼神望着他，摇头叹息：“下次顺带连这小子的婚事一起办了吧。”

我知同时抢一对金童玉女不容易，所以这婚事便一拖再拖，竟也消停了月余。

这日，我正在正堂陪同几个妹妹吃饭，大妹说，山下黄菊村新开家胭脂店，二妹却说那家店铺的胭脂成色不好，三妹年纪还小，嘟着嘴巴嚷着要吃烤栗子……

忽而冲进几个山寨的兄弟，手脚利索地开始打扫正堂，前厅门框挂上大红的喜绸，一时之间红彤彤，亮堂堂，喜气洋洋。

这阵势我见得多了，便也不往心里去，一粒一粒吃着碗里的米饭，只不知这回是位公子还是小姐。

果然，半炷香不到，一个捆成粽子的人形便被拖了进来。我将将吃完碗里的菜，甫一抬头，大红盖头便蒙在面上，于是我领悟到，这位公子又是为我而抢。

婚结多了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一切讲求从简。我身着男装，梳着男儿的发髻，头上蒙着大红盖头，形象定是骇人至极，算是印证了传说中的非男非女……难得对面的男子还未被我吓趴下，只是愣在原地不动。

我扯了扯手里的大红喜绸，他倒也乖乖地跟我拜了堂成了亲，送入洞房的时候，杨离在身后拽了我一下：“师姐，这个人，你娶不得！”

我一听这话便乐了，挥手先让丫头们送新郎官进洞房，侧首笑道：“我娶不得，总该嫁得吧？”

杨离有些急，细腻干净的面庞微微泛起一坨淡淡的粉红：“师姐，他是当

朝的新科状元郎，不知为何路经此地，偏巧被大伯撞上，直呼色如美玉，惊为天人，于是便不由分说掳劫上山……”

大伯二伯都是阅男无数之人，近来口味益发刁钻起来，这状元郎的姿色定是不俗，既然入了我云家的门，留与不留暂且不说，若不好好鉴赏品评一番岂不浪费？

一念及此，我便不理杨离，直奔洞房而去。如果家世相貌皆是不俗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将大妹入赘过去，做不成夫妻也可做亲家不是。

我内心正欢快地跳动着，推门一看，一男子身着金边锦绣大红喜装坐在案几前，手里握着一杆毛笔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大红喜袍有些肥有些宽，想当初还是那宋非啥穿过的。自打第二个新郎官失踪后，大伯好似打定主意节省到底，个个男子都穿这一套喜服，非肥即瘦，或短或长，总之，一眼望去，全都傻透了。

而这个状元郎握笔作画的侧影简直傻得冒泡。

可我只看了一眼便呆了，不为他俊美如玉的相貌，不为他淡定从容的气质。

只因那人……我早就认得……

往纯洁里说，他是我下山游历时偶然中相遇却被我必然算计过的同窗……

往暧昧里说，他是我懵懵懂懂心动，蓄意找借口接近，而后勾引未遂的初恋……当然，单方面的。

我在脑中反复勾勒孙夫子的那一大把花白胡须，想当年怎么就没瞧出那腐朽的老头儿会教出新科状元郎，想当年我怎就没瞧出这落荒而逃的小子会是文曲星下凡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当初本人的眼光一如现在这般锐利，能够在莘莘学子中发掘最具潜力的夫君，只可惜，我发现了他，他却瞧不上我……

我还在愣神，秦延之含笑抬头，一双勾魂的桃花眼温柔得能掐出水来。只见他抬手放笔，一撩衣襟起身躬身一礼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如行云流水：“子宁兄，别来无恙？”

我内心咯噔一下，瞧，又被拒绝了不是，时隔四年，依然称兄道弟，看来注定要做一辈子的兄弟了。我也躬身还了一礼，客套道：“延之兄，风采更胜当年。”

洞房入成现在这个局面，委实令我悲情万种，无语凝噎。



可秦延之却很是自然大方，仿佛被捆绑掳劫而来的是我，他的面上荡漾起一波笑意：“子宁兄，你看，画得可否像你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向桌面，画像中的女人相貌酷似我，只是身着女子的衣饰，淡色的水荷罗裙，头发松松地绾着堕马髻，面容略施粉黛，是我……又不是我……

我望着画像中细腻的笔触，柔和的线条，仿佛连每一根发丝都充满着感情，内心不由得轻轻一震，朦朦胧胧觉得四年前，是否错过了些什么？

秦延之穿着那不伦不类的喜服站在我的面前，眼神轻柔淡然，如同穿透了四年的荏苒时光，缓缓向我伸出手：“这三年半以来，我但凡遇到衣着光鲜的女子，总会想，若是子宁兄这身装扮，又是何等的美貌。”

我穿如此女装是否美貌不得而知，可眼前的秦延之还是我四年前结识的秦延之吗？

我将他细细打量一圈，俊逸秀美的面容依旧，只是个头长高了，人也清简了一些，褪了年少的青涩，益发显得他气质高华。

只是……我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翻看一下他的眼睑，担忧问道：“大伯二伯他们喂你吃了什么？居然迫你说出了这些话……”

我承认，四年前，我恋慕秦延之的那会儿，真真是对他死心塌地，就差将性命都赔了进去，也未换得他如此深情的话。



汀兰若◎著

DINGLANRUO MOUL

陌上相思烬

据说可见山景如画，据说可见山景如画，据说可见山景如画，据说可见山景如画

第一卷 当年纪小

第一次见到秦延之的时候，他刚从马车中走出来，一袭简单的雪白色长袍，发束乌木簪，俊美无伦的面容温和淡然，如天边白云漫卷，一双乌玉般的瞳眸幽深如碧潭，只消望一眼，便令人不自觉沉浸其中。



第一章 少年游

延之兄，你是喜欢痴
情决绝的祝英台还是倾国
倾城的名妓苏小小？

——云子宁



这件事情颇为久远，大概要追溯到四年前我刚刚及笄那会儿。

说起来，爹爹本不愿给我举行及笄礼，毕竟当儿子养了十几年，骤然之间穿上华贵的女装在山寨中招摇过市一天，委实会让他的内心产生些许不平衡。

可无奈娘亲做压寨夫人前是个名门闺秀，且就我这一个宝贝女儿，于是寻死觅活的招数用尽，总算为我祈下一个及笄礼。

杨离本比我小几个月，我十五岁生辰时，他还站在十四岁的尾巴上仰望，身量也只是跟我相差无几。

那日我穿着交叠繁复的衣衫，宽大飘摇的裙裾拖曳身后，发髻上又是琉璃簪又是月牙环，压得我每转动一下脑袋都能听到“咔咔”的声响。

杨离立在我的门口待我梳妆完毕，原本就闪亮的双眸仿佛燃起了小火把：“师姐，你真好看……”

我咔咔扭头对他笑了笑，彼时我见过的女人屈指可数，跟娘亲和几位姨娘比起来，莫说好看，大概连她们发髻上的芙蓉花都比我娇艳上几分。

哪家少女不怀春，特别是杨离的话让我意识到我居然是个少女，于是怀春的心思益发泛滥成灾。

我思来想去，辗转反侧数夜，终于在一次山寨聚会上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爹爹，我不想当山贼，我要下山嫁人。”

几位叔叔伯伯被我震惊傻了，爹爹气得当场背过了气，本待要荆条伺候，可一望见娘亲那泪眼婆娑的玉容，英雄气短地叹息道：“罢了罢了，给你这不肖子一年时间下山游历，若是将自己嫁了出去，便大可不必回来。”

我自是大喜过望，生怕老爷子反悔，急忙揣了包银子握着剑便要下山，杨离却硬要跟着我，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。我看着颇是头疼，遂趁他不注意将他打晕后安置回房中，随口说道：“乖乖在后山等我回家……”说完后又觉晦气。

如此，我一人独自下山。

嫁人这件事情其实蛮难的，爹爹叔叔伯伯们喜欢先抢到手搂在被窝里睡些日子，我自认为这种行径太过粗俗，曾经问过娘亲是先有的爱情还是先有的婚

姻。娘亲当时正在为爹爹缝补猎袍，她顿了好半天也没说话，于是我只得去翻看那些个戏本子。

将将下山的时候我便想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，这得归功于同窗，金山银山抵不过同学三年，要的便是一个“纯”字。况且山里的粗野大汉见得多了，我对白净的书生充满着美好的向往，总感觉他们每一个笑窝都能魅惑人心。

挑了座窘迫些的书院捐了手头的银两，我便以云子宁这个名字顺利进入学堂。

说起这名字，不是我想要换，是那满面银须的孙夫子逼迫使然，说是“夕”字阴气过重，不适合我如此充满活力且意气风发的少年郎。

进仕帆书院的第二天，我便发现，随便走到哪里都是白白净净的书生，一个个青衣儒衫，峨冠博带，行走之间宽袍广袖款摆飘动，如同戏本子中的风雅名士。

我不禁深思，大家如此不分伯仲，这可让我如何抉择。

然而，很快我便没了这个烦恼。第一次见到秦延之的时候，他刚从马车中走出来，一袭简单的雪白色长袍，发束乌木簪，俊美无伦的面容温和淡然，如天边白云漫卷，一双乌玉般的瞳眸幽深如碧潭，只消望一眼，便令人不自觉沉浸其中。

当时我便想，人家都穿青衫，你偏穿白色，自然显得鹤立鸡群。可再一抬头，他已走近我的身前，书院门前飘飘洒洒的花树下，衣衫胜雪的少年躬身向我行了一礼，微笑道：“在下秦延之，多谢子宁兄。”

我不晓得他为何要谢我，只是那一瞬间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，仿佛是家里养的小猫在我的心尖上轻轻挠了一下，不轻不重，麻麻的，痒痒的，十分令人不自在。

定了定神，我对他亦拱手，报以同样的微笑：“延之兄，你穿白色衣衫很好看。”这是实话。

秦延之的面色微微一变，旋即神色如常，无波无绪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秦延之那日穿白完全是因为家门刚刚惨遭不幸，爹爹娘亲兄弟姐妹全部死了个透彻，留下他一根独苗苦苦支撑仕帆书院。而他谢我，自



然是看在我为书院捐献银两的份儿上。

当时我便后悔为何没扛一箱子黄金下山，这样我可以直接将他买下来嫁给我，省了很多麻烦的事情。

第三天，秦延之见了我微笑点头。

第四天，秦延之见了我依旧微笑点头。

第五天，秦延之见了我面露担忧。

第六天，秦延之的眉毛拧做一团，而后俯身将我抱回了家，我蜷曲在他的怀里乐得脑袋都开了花。别看这小子柔柔弱弱，原来抱起女人来力气还是蛮大的，这胸膛，多宽广，多温暖，我扒着他的前襟就不松手，于是秦延之便也一直没离开我床前。

朦朦胧胧中有人温柔地喂我米粥，我贪婪地吸了吸，的确是饿啊，五天没吃饭了，能不饿吗？倒不是我为了能进秦府下了血本，只因当初一时豪迈捐出全部银两，委实是没剩下一个铜板用来吃饭。

秦延之尽职尽责地伺候我几日，我也顺水推舟，但凡不见他那雪白的衣角便闭口不吃饭。

秦延之知晓，只是笑笑。但每餐总会守约而来，含笑而立，轻轻嘱咐着我细嚼慢咽。我身体安好后，便常找他一起去学堂。可他却喜欢待在书房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偶尔外出，也是行色匆匆带着惆怅。大部分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，看向我的眼神也有些疏离。

我因从未涉足情场，委实不晓得男女之间该如何循序渐进，为了逗他开心，我挖空心思做一些找乐的小物什送与他，可他每次总是不瘟不火地淡然微笑，弄得我很是惆怅。

这天，我坐在秦延之身边，闲来无事随手翻了翻散落在旁的戏本子，恰巧说到祝英台怕打雷趁机钻进了梁山伯的被窝。

于是我日也盼夜也盼，一个月后总算盼来了下雨。

可那一夜，我由暮色直盼到夜半三更，哗啦啦的雨滴下得再大，愣是一个雷都没有。眼见雨势渐小，我情知再不动手便要迟了，于是匆忙中抄起桌子上的烛台去戳房顶，连续几个飞身，秦家那原本摇摇欲坠的屋顶总算被我戳破，